

新華日報

年梓潘：人行分 張一版由日本 號九〇〇一第 刊創日一十月一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illegible]

房藥章煥曲南雲

，外內國滿譽
，寶至旅軍實

百寶丹

(藥白氏曲南雲名俗)

到運已現治 缺貨因前主

刀槍創損 跌打炸傷 接筋接骨 止痛止血 紅崩白帶 經痛經閉 癆瘵急痧 瘰癧毒瘡

外埠函購 重慶中 康寧路 發行號 康寧號 郵寄

本報緊要啟事：
茲因物價上漲，報紙成本增高，本報經濟困難，虧累日甚，根據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之決定，特將定價略為調整，以資挹注，定於二月一日起即照下列價目收費，特此廣告，尚希各地讀者注意，為荷。

新訂定價

三月 十圓八角 半年二十圓四角
全年 三十八圓四角
(郵費國內免收 國外照加)

#20000
禮節春新之元萬十
#720000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吾人處此抗戰時期，應節省無謂節禮，勵行節約。以盡國民最大之責任。

節約之道，唯有購買特種有獎儲蓄券，因每期舉行抽籤給獎一次。頭獎有二十萬元之鉅。且有其他大小獎金共一萬一千二百餘個之多。一旦抽中鉅獎，可以立時致富。設不中獎，五年仍可十足還本，一舉兩得，不啻一種新春節禮。

第一期特種有獎儲蓄券，定於一月三十一日在重慶開獎。為期日近，欲獲此二十萬元之新春節禮者，幸速購買，以免失之交臂。

每張五十元 每條五元

經售

中央信託局
中國農民銀行
交通銀行
中國農工銀行
郵政儲金匯業局

機關

備有說明書承索即寄

中央儲蓄會

四川省銀行同人啓
爲「出錢勞軍」平劇公演

二十三日下午六時開演	班串	法門寺	失街亭	空城計	斬馬稷	十三妹
全武行	汪統靈君	劉永昭君	張彬夫	趙鶴懷	宋逸僧	鄒功甫君
班串	迴龍閣	梅龍鎮	宇宙錄代金	郭子貞君	楊曉農君	曹曾禧君
全武行	楊綬華君	張彬夫君	曹曾禧君	喻聖希君	邵小超君	邵小超君
班串	起解	盜御馬	仕林祭塔	八大鍾	車輪大戰	斷臂說書
全武行	伍子棠君	許長魁君	許小浦君	章耀泉君	喻聖希君	戎伯銘君

井蒙國立實驗劇院王泊生先生熱心贊助全體同學參加演出

院戲大泰國：點地

佳座無多 購票從速
售票處：國泰戲院新生路
四川省銀行信義
建設銀行 陝西

票價
榮譽座一百元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場內不募捐不義賣
一律對號入

恒義昇襪衫廠
一月二十日起舉行
冬季大減價七天
重慶商場內分店
同時舉行
地址 民族路

抗戰月刊

日要期四卷三

民生主義與政府機關糧食公費……劉永科
糧食公費的幾個例外……陳伯莊
借糧抗戰與糧食機關……郭沫若
化花園爲芋園……屠
糧食問題淺見……(元月十五明版並書頁四三)

其執筆者羅克彭秋白王卓然
羅敦侯外盧彭捷文祝世康韓
壽等二十餘人另有白崇禧，余
英謀，李漢魂諸先生題詞

社址：五四路江蘇
巷九號本社出版之
「民生主義第一步」

醫學博士 **王壯夫** 診所：時五至八時
介紹人：楊呂處 陳協福 洪谷園 吳正順 馮家烈 溫華

腦性病科 **左昂醫師** 主治內外科、及一切神經病、並用新法。診時：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中華路三號東巷二號門牌地址郵部對面。

杭州世醫朱子清 照常出診。時十二上午七點下三時。診所：新生路八十七號德泰醫院對門。

醫學博士 **江文波** 診所中一路一〇八七號
前南京鼓樓醫院內兒科花柳科主任主任
自動電話二〇八七號

內科專科 **江夢佳** 診所九〇號一二號
拔毒丸散膏丹。診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時止。

牙科醫師 **吳立基** 診所：時五至八時
下午二時至六時。星二星三星期日下面酌停診。

皮膚科 **李世芳** 中醫藥科。診時：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星二星三星期日下面酌停診。

醫學博士 **吳月珠** 返渝應診。內科兒科專科。
診所：時五至八時。地址：重慶市中二路四四號。電話：一八六一。

[illegible]

內科薛映暉醫師

診所：重慶難街口蜀德公司二樓
時間：門診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
出診預先掛號

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王幾道

上九時至十二時
下二時至五時

專治內外各症

日本醫學士王淑芳

中日一〇四常備醫院

眼科

前市重慶市醫學院

內婦小兒科
時所：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門：江蘇張錫君
診：常

牙醫
博士 夏耀珊
診所：時所：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門：江蘇張錫君
診：常

漢口
國醫 官世安
診所：時所：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門：江蘇張錫君
診：常

遺失啟事
本人李八月
遺失收據作中
失除請補發
立報聲明作廢
茲經交交通部
松松松松松
收特此聲明作
效特此聲明作
效特此聲明作

端兒：各事稍好有茶
來合下一條
茲經交交通部
松松松松松
收特此聲明作
效特此聲明作
效特此聲明作

諸大商店洽用
四路交洽合意
者同

雲南公生大藥房全川總銷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起各藥新價公佈

地址：林森路二四八號（即二牌坊）

藥名	單位	價值
太極白樂精	每瓶	五元
中枝白樂精	每瓶	二元五角
小枝白樂精	每瓶	一元八角
小包白樂精	每包	四角
大包白樂膏	每張	二元五角
中枝白樂膏	每張	一元二角五分
小枝白樂膏	每張	六角
萬應靈膏	每張	九角

新川
出品 影片 影電 科新
片巨 亮光 繼愛 爭戰 強暴

三勇士

元二日 價 時
半元二夜 目 半時七

大東酒家三樓
開放大廳會宴 開會茶點 地址 太平門
 冠生園禮品
年火腿臘味 美術糖果 送禮食物 座位舒適
路徑民 街郵部 小上道開 樓門牌 子口

莫聯華	院影	民衆	明星	時間
十	談社會	今天出品	夢十點半	
時	巨片	公司	裏七點半	
四	坤	票價		
	二樓二元			
	晚場二元五			

產科梁閨放 回渝診 觀音峯子嵐壩
接產所 八十九號猪莊內
黃鼎臣醫師 醫務所 開門診七八時至十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時出診上午三時至三時半）
新新土商店 年糕果盤 火腿臘味 鮮美水果 餅乾西點 玩具糖果

泰國
續映獻祭榮先優復首
雄五映公天今
午時一十元一樓一時十場早
角五元一樓一時四半時二時一
朝特戰大界世
上為臨早濟海當

議會屆六十七七

近衛·松岡演說

絕不放鬆侵華

今後仍爲主要目標

外交·加強在南洋及南美各國勢力，對美軟硬兼施。

（中央社東京二十一日電）近衛首相於今日下午，在議會演說，報告外交政策。近衛演說，係繼去年十一月，在議會演說，報告外交政策，而後之第二次。近衛演說，係繼去年十一月，在議會演說，報告外交政策，而後之第二次。近衛演說，係繼去年十一月，在議會演說，報告外交政策，而後之第二次。

松岡報告外交政策

（中央社東京二十一日電）松岡外相於今日下午，在議會演說，報告外交政策。松岡演說，係繼去年十一月，在議會演說，報告外交政策，而後之第二次。松岡演說，係繼去年十一月，在議會演說，報告外交政策，而後之第二次。

對蘇

力圖調整關係

進行劃界權等談判

美日關係

益趨嚴重

美日關係

美日關係

美日關係

河田烈報告

敵財政窘况

預算短少及二十億日元

六十八億空前龐大軍費

軍警嚴戒備下

羅斯福昨就職

禮台前觀衆三人被捕

蘇日漁約延長一年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日造船廠違約亦經罰鍰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規定增加漁場租金及捐稅

希墨會談後

歐局山雨欲來

德意報紙喧嚷攻英反美

揚言即將發動空前攻勢

法蘭西改組

貝當將重申德法合作

並容納納粹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法蘭西改組

保抵萬努登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視注極均保儲

羅京反德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對外交通斷絕

——給聖彼得堡工人的一封信——

徐列
冰寧
譯作

當每一隻特異料食和每一普特異料而實行的進軍所帶來的一切阻礙。

這把我們帶到英國一個不離開溫暖的家，而不必加入行軍，而不必經歷那些反對黨的和非人類愛德夫以及蒼蠅和蚊子所必需的那些惡劣的起飛，更困難些。一種全國範圍的長期的組織的工作底英勇性是難以計算的困難，因此也比較地更英勇性在於計數的高貴。但是工人階級和工人政黨底英勇性更在於，勇敢地、公開地拒絕危險，毫無畏懼地說它，冷靜地估量「自己」營壘中有何種力量以及「異己」剝削者營壘中有任何力量。革命在前頭，黨是艱難、增長着。我們面前有何種任務？生命在增長，鬥爭是在寬度和深度中增長着。糧食和燃料之有規定的配給，製作增進境內，工人階之確證性的計算和核算，而且是在整個帝國境內——這是對社會主義的最嚴厲的主要的前衛，這已經不是一種「一般革命的」任務，而這是一種共產黨的任務，一種勞動者和貧民們應與資本主義以決定戰爭的任務。

需要一切力真獻給這個鬥爭：它的困難是巨大的，然而我們必須奮鬥的事業——消滅壓迫和剝削的事業——也是巨大的。

如果人民在無的時候，如果失業更加惡化地折磨家的時候，每經過一普特於困的人，每個更加恐懼地折磨他的時候，那麼這是一個最大的惡棍。

在這場鬥爭——而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也是最適用的一——普特特異料和燃料都是真正防衛物，應當於政府所應把天空讚美為此世救濟制度的報酬）向他們所創設的國家進攻。但是要這種真實的藥物脫除憎恨的神秘性！底好預戒性，就要使這種真實的藥物脫除憎

四 他什麼時候睡覺呢？

我的父親在克里米林宮（註一）工作，我們住在御膳房上，而我每天則到小學校裏去念書。

他時常把關於列寧的事務講給我聽。由於他所說的許多故事，我是更外愛聽。

父親說道：「我非常奇怪，不知道伊里奇（註二）什麼時候睡覺？活早去的時候，他的房間裏面有燈光。深夜，在一兩點鐘的時候，他的房間裏面還是點着燈。」

我問父親道：「他究竟什麼時候睡覺呢？」

「我正也這樣想。」

「我很想寫列寧事。你什麼時候會看到克里米林宮裏面去呢？」

「總有什麼時候帶你去吧。」

他說：「那裏，你帶我到克里米林宮去，就請工人來採薪的替換。你知道，誰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呢？是烏拉米爾·伊里奇呀！他從後門工裏面走出來，向一個正在工作的人說道：『弗拉基米爾！我們把這根樑木拿開去。』」

這個工人說和他把樑木搬開去了。

「烏拉米爾米爾·伊里奇沒有住在此地，我們也是能把他工作辦好的。」

工人們這樣說道：『你還是忘記吧。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呢。』但是這種類的工作，烏拉米爾米爾·伊里奇說道：『大家應該參加的。』烏拉米爾米爾·伊里奇，你請給我聽，伊里奇，你要託給他們什麼工作？

他回答說不確切。

「因此，我的女兒，我今天是和列寧在一塊做掃拜六的工作的（註三）。」

我說道：「那裏，你帶我到克里米林宮去，我會，我今天有一個同學去，我們兩個，你也會，我高興與父親起來，用兩手擔着父親。」

「列寧也許會加嗎？」

但我也不能說得肯定。

我看着他的眼睛，心裏想道：列寧會在這裏的罷。

我們走到了高高的特羅伊茨克塔（註四）前，路過園就走進了大門。

我們在克里米林宮裏而走著。到處都是乾淨的，最好像洗刷過一樣。

我想道：『這是從伊里奇那次在園拜六的工作上表現了的。一個初級之後繼續會議。』

參加晚會的孩子們，都坐在廊前擺排的長桌子下。孩子們演練了，演說結束之後，他就坐在孩子們之間。

大家都想表示不得況靜。伊里奇笑起來都是會。『你們笑起來都是個工人的女的口述延手記錄下來的。』

（註一）在莫斯科市中心，原沙皇的皇宮，現為蘇聯政府所在地。

（註二）列寧的全名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雅諾夫。

（註三）按外國規矩，體育半夜後休息二十四小時，蘇聯因革命命令及幫助國防戰役，因此創立一種新的勞動方法，即每日多加一小時工作，在體育場多操六小時工作而無酬報，此種工作謂之掃拜六工作。

（註四）克里米林宮內四座宮牆，每一座大牆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奇答：

「伊凡·伊凡諾維奇。」

「伊凡·伊凡諾維奇，怎麼樣：你上學校去讀書了？」

「向上帝祈禱嗎？」

「新隔。」

「伊凡·伊凡諾維奇，不要被祈禱把國弄弄壞了，這是多多有功課害孩子回來的時候，這纔向我詢問了。」

「媽媽，我不再向上帝祈禱了。」

「有什麼？」

「有一個叔叔告訴我，不應祈禱，而應該多念書。」

我的孩子在一年九年前不祈禱了，我在一年二〇年時停止。

有一次，列寧同志在一大陽子旁邊同住的，他向他問了一聲好，就問道：『什麼名字？』我的孩子叫伊里

然而窮民要求價格正息，表示和警官與這個真理一致。警官和口頭家說它，這是一個回事，而能够實現這個真理也是一個回事。如果有千百萬人遭受着飢餓和痛苦（在彼彼得堡，在農業的省區，在莫斯科）——而且是在千千萬萬特種工人們，富農們和投機者的利權起來的國家裏，在一個叫作社會主義維維埃夫利特起來的國家裏，在這要求着每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和農民救濟的深淵的國家裏，「誰不動，誰就不能得食」——怎樣來實現它呢？「這像太陽一般的明顯，要實現這個原則，第一，需要國家獨食斷斷，這是說要條件地禁止任何私營的糧食貿易，要強以固定的價格支付一切糧食與國家，拒絕支付任何人——不管他是誰——保存和藏匿糧食。第二，要嚴格地登記一切糧食，嚴禁缺額地因提供糧食過多的買到糧食之類區域的運來，并對於投機者，製作者的糧食之類着意之計劃的取締，第三，需要生產糧食的工人國家底監督下有規則地，公正地，而不使投機富人以任何條件獲利和移多地分配糧食與一切公民。」

對於破壞糧食和災難的這些條件之嚴峻的深思亦會說：「我們其主張那些可憎的宗家底無產階級的感情性，他們在國家底暴力（一種對於產階級極其重要對於無產階級其底權力），對於從資本主義獨佔出產之主義及對於把勞動黨從任何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必要性。恰恰是現在，在我們的革命——它的不能磨滅的功績正在這兒——直接地，具體地，在主要問題上，現在主張的主義的時候，恰恰是現在，在主要問題上，現在問題中，中，在顯及到千百萬人民底需要之下，在知大因爲可憐發生生年，以及爲着條件和結果上之改良的對轉，這就需要着長年的工作等等。」該聲明顯現出糧食的革命政權——無產階級政底必然性，組織糧食底品底供給，運輸和廣大的國家範圍內的分配必要性。

羅曼諾夫和克倫斯基給工人階級道前下了一個被他的「高麗的破綻的按等戰爭破壞無產的國家，這個國家已破滅的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們彼底連了。糧食對於對等只能在每個青綠之於最切實的登記和每個青綠之絕對平等的分配下才能得用。對於糧食的資料，這就絕對對於於此亦同地有着極大的缺乏：鐵路和工廠將絕對閉了失業的產底災難對於強盜賊個人民，如果不足以力來實行流中的之極端嚴格的監督和分配中之極端嚴格之監督，我們是站在災難的前面，它已經完全，完全空虛了」。緊跟着無端國難的五月，將會到來更個難的六月，七月和八月。

根據着法令，國家的糧食機關在我們這兒是在在窮的國家底實際上底階級進一步一步地減少它底農村富

於富民們底幫助，通過無品性的派派委員會（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間接支持進進難地坎政三）來，給與人民以十六小時之工作日，星期八分之一鐘的麵包，工人到底大度着以及工廠中的非刑等等，如間在芬蘭和烏克蘭一樣。

或者道：「或者道，中間的道路是幾有的。國家的底情形是極端地絕望了。

誰要底置身於政治生命中心，他就不但不看到，立憲民主黨人正在實行着社會革命黨人和五種支農府着，一個使俄國的科爾尼夫夫是一個假日的科爾尼夫夫「合這些」呢，一個加夫的科爾尼夫夫是一個共和主義的科爾尼夫夫能更好地更有把握地毀滅了。

「一切有階級意識的，一切失職的人們都統一一致的時候了，是他們們想起來和了解，在冬路中運送會給與國家和革命以腐爛的時候了。

用牛犢的方案是作不到甚麼的，提提是無用的。『部份地』只爲自己僱傭或爲國家的，僅是說只爲『自己的』工廠和『自己的』金銀錢糧食的金銀，只該加強混亂，只能幫助投機者，底自利的卑劣的雞鳴的活動。

所以請允許我向黨，同志們，向黨列，聖彼得堡工人們，寫這封信。聖彼得堡不是金銀。聖彼得堡工人只是做工人底一小部份。但是他是一國工人階級中，一切勞動其中底優秀，最後步，最有階級意識，最革命，最緊要，最能不受資產階級腐敗氣節的腐敗和空談的壓迫之一。唯資產的腐敗，在民生活中已經有不止一次次的這種情況，這就是說腐敗腐敗是上較少的，行強大的有歷史意義的英勇行動。

我們在聖彼得堡工廠中有四萬工人——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表着告訴說：但是大多數都是「暫時的」工人，不是無產者，不可靠的動機的人們，現在剩下一萬五千人，但是這些都是無產者，在鬥爭中勇躍過的，銀錢過的。

革命底一種運轉的光澤線——在彼彼得堡以及在全國——應該使他們的呼聲響亮起來，應該作他們手中，要求幫他們一九〇五年，以及一九一七年二月，月，十月時間樣多的英荷，應該組織一個反對糧食投機者，富農，農村高利貸者，派亂者階級階級的強大「十字軍」，一種反對一切在對於人民食糧以及糧食糧食之供給，運輸和分配上破壞於最嚴格的國家制度的強大的「十字軍」。

只有在前進的工人底起來了以後，才能夠挽救國家和革命。需要着數萬萬萬萬——有經驗無經驗者，有經驗的階級階級給與千百萬萬——們說明情形并來運動。

應該事實要執行有現定的分配，應該無例外地無遺漏地把一切儲蓄作爲國家基金，全國軍隊清除一切殘廢的或不能作戰的糧食，應該以堅強的工作人學問和一切的勞力來執行總行關於此項提議，極其慎便的使用，以及運輸上所有消費上的最大的秩序。

前次工人底要求「十字軍」必須到糧食和燃料底每個生產場所，對於供給和分配重要的每個糧食去，以增加勞動效力（十倍地增加），在計劃經濟上，監助蘇維埃政權地方機關，以武裝底能力來監視糧食，賄賂和確立。這個任務並不是新的。蘇聯上層吏并未提出新的任務，它只是在革命黨腐敗之點，其困難的增加以及其舊歷更任任務底變遷更巨大的境內而擴大。

十月革命和蘇維埃革命底最大不能破頂的事實之一，是，前進的工人們作爲農村貧民底指導者，作爲農村勞動農民大衆底領導者，作爲勞動農民政權中而走入「農工」中去，求取得糧食以及其他的重要物資，心裏給與了農村千百萬優秀的工人。反對卡爾丁（Karl）和布托夫（Butov）的門派低價，被蘇維埃當局——這一切還不是新的。任務是與降產量和情況底低價要求對比以前更大的十倍的努力。

已經成爲貧窮階級底指導者的工人并不是個別的人。他已經領導人民前進，但是他自身也會累，累得疲憊，最嚴重的疾病所侵襲。從組織中脫離，最有階級意識，最有紀律的、最堅忍的工人中組成的隊伍最短。這些隊伍瓦解得多，而使總局發生連鎖事件，就是由於過去的微小意見底混亂管理職能將來之無能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意識。

工人階級已開始了共產主義的革命，然而它并不能一舉而知捉拿階級和過客，這些階級和過客是和資本家社會，剝削者和寄生社會，豐富的自利和私人私欲底社會底宣傳。但是工人階級能夠破壞價值以及它的剝削和壓迫。它終於一定地不讓地底去勝過這些，如果它能够夠使新生的一代地，更有經驗的，而在戰鬥底團體中更有銀錢的工人隊伍來反對敵對。

今天俄國的情況就是這樣。工人不能整個地和分散來破壞俄國和消滅。必須把前進工人階級「十字軍」送到廣大國土上一切角落底黨去。把我們自己戰勝冒險和犯罪。然後我們才可能通行一種反對帝國主義強盜的勝利防衛戰。

（譯自德文版列寧選集第八卷）

一九一八年五月。

李洪等二十一位先生：
你們給×××的慰問信收到了，我們當儘速轉交，對你們的熱情，特致誠摯的敬意。
編者

戈寶權譯

這：伊里奇爲了使我們
還聲言經裁判審了各種伏
註二）「我那時候是當地
一處木匠所聘請人，也
我先來教詩伊凡。伊凡
奇吧。你爲他供一些小餅
吃罷。」

中國銀行重慶分行添設

小龍坎
黃桷埡
簡易儲蓄處通告

專辦各種儲蓄業務
經售節約建國儲蓄券
兼辦小額滙兌
及特種有獎

訂於一月二十日開幕 營業時
行址 小龍坎正

間：上午九時起下午五時止
黃桷塹新馬路136號

衆民

有公明星 今
聲司星

夢裏乾坤

談瑛，王獻齋主

甜蜜！
發噱！
激昂！
快意！

新生市場臨時辦事處緊要啓事

本場出屋業已修造完竣希 各商號于一月二十日赴每日午前十一時至十二時午後二時至四時派員前來本場內第二十號
理接收房屋及有關一切問題特此登報週知